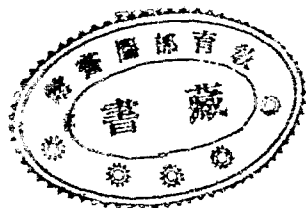


南風

著 孫野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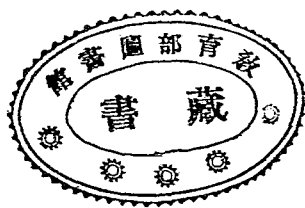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中國學會出版

1931

南風

著者 野 蕉



上海中國學會出版

前言.....一——四

兩重世界.....五一—一〇

人的醜惡.....一一—一八

人與人之間.....一九—二八

白日裏春夢.....二九—三二

何謂朋友.....三三—四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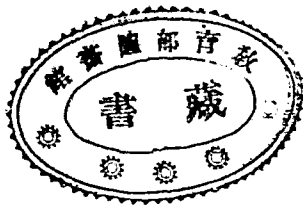
人生問題.....四三—五八

生活之意義與信仰.....五九—六六

力的鬥爭的大時代.....六七—八四

目

次



前言

青魚雖於萍水中，取得適合的生存。但常爲海鷗所捕食。在生存意義的認識，環境危害的規避。因爲青魚是魚。在青魚，原是十分茫然。

種茫然，關於現實環境生活的意義與利害，消逝了認識性與規避力。內在的意想，必誘起一種爲生活而生活的厭倦的反感。

誰是富有神性的人，能絕意於人間味呢？

不能，便沈淪於人事社會的底面，多爲獸的物質的需要。但機械的法度，因襲的道德，迷惑的傳說，交相壓迫，制伏；與內生活的欲求，發生無可避免的衝突，極慘痛的『心』之損害。由此，深深地體味到『人間苦』，減少生的情趣。

然正由於衝突的激烈。『心』始在損害中覺醒了，發見宇宙中的自我，我們。生命力，始愈與爲堅強而活躍。以某種抗爭的方式，努力於現實的毀壞，理想的

追求，促成個人與羣體生活的諧和，進展。

惟現社會的人與事物，均非如此。

抗爭而成，便發抒皇帝思想，役使別人。不寧，屈伏而爲奴隸，被人役使。囿於現社會醜惡中的，多爲無冕的小皇帝，與小皇帝底奴隸，苦臉與笑靨。……

……

不能抗爭，不忍屈伏的第三第四……種人。雖憤慨於小皇帝專橫，哀閔小奴隸愚弱。惟終無排擊與救護的可能。抑鬱，感傷，流涕。或慰情於天國

浮夢，發爲悼世哀歌。然亦祇夢與哀歌而已。

人生的前程，有一重被黑暗深鎖了的鐵門。打不開，撞不破。必定要打，或者要撞；無異墜身苦海，呼號，流離，死。殉身於事業的志士，堅苦卓越的

學者，清明勇健的政治家，風懷春暖的美婦人。……在自我的本質上，亦許滿含生之哀苦與罪戾。意識沈睡，永難覺醒。人性的幻滅，獸迹的遺留。

這都不曾開闢而走上所謂『人生的坦途。』

『人生的坦途。』雖是誰都可以開闢；畢竟要在百年危亂中，過着孤苦戰士的生涯。不斷的抗爭時代與環境的困厄；固有時不免於屈伏。

然屈伏與抗爭，

均爲着仁愛的社會的開拓，生命的光明的創造。非皇帝思想，非奴隸行爲。非人性幻滅，非默述遺留。

使世界不用抗爭，宇宙早已停滯演進的機軸。人類在生存時，亦都消失了戰的本能，愛的滋潤。生活意義的認識，環境危害的規避，更屬茫然。

所以，人類在任何社會組織之下，始終是抗爭的，固有時不免於屈伏。不過在聰明人的手裏，能平衡利害輕重兩端，調劑生命力的衝突；養成一種『中和性。』力求能認識與救護自我，我們。在苦悶而缺陷的人間世，得到比較適合的全生活的慰安，滿足。

惟須走上所謂『人生的坦途。』

『人生的坦途。』究在何處？又從何而開闢？我們底病青年，含淚在眼，忍痛在心。時時這麼想，這麼問。

人，若在時代前，有極偉大的立場，有全生活的信念。是仁者，是戰士。方能在人生思想上，極有系統的轉變時，體識人生苦，決定解脫苦悶的方法。透視客觀環境，肯定人生的態度。使這週期末的病青年，得到心靈的慰安，理智的啓示。鼓舞精神，開闢『人生的坦途。』

爲了這時代的需要，內心的驅迫。發表我底至友哲君一年前的來書。

書皆寄自萬里南島，真好像幾陣南風，飄拂在人生的坦途之上。雖含有酸辛意味，也含有異國情調，壯美的意力。令人憫悵，也令人清快，令人更奮發。走上『人生的坦途。』

一九三一、一、十日。

兩重世界

從上海到星加坡，過了十日海上生涯。我底心情，碎如片片落葉，隨着萬里波濤，飄流不定。我正由故國戰亂中逃脫而來。

今日又轉往檳島，送行的人，均揮手歸去。只賸下我這孤影，西風海上吊黃昏。入夜，濃黑的雲，堆滿了天空。重，更沈重。低落，更低落了。這陰肅的低狹的海天，忽來一陣暴風雨。孤輪！你進不得，退不得。究將飄泊於何處？我底過去命運的象徵，未來生活的預兆。

『生非不朽終如夢，況是舊離念遠多。』

我欲扁舟載酒去，人間何處不風波？

我忽然想起幾句舊作，不料正類似今日的情景。滿船上人，都變做青草池塘處處蛙。我更昏暈。

好幾年前，在書與畫裏，神遊過溫香明媚的橫島，於今真個來了，恍如夢影。在船上望去，那島，由遠而近，由小而大；如展開暖和的懷抱，撫慰這倦遊無歸的飄零。

半月形，繞以鐵欄的海濱。黃昏時分，森森地綠天陰裡，茸茸地青草地上。不曾嘗過家國哀怨的兒女們，一羣一羣，輕盈美妙。在翩躚而潔白的舞影中，清麗而婉細的歌聲裏；牽出萬縷垂楊的柔情，繫滿在許多人的嘴唇上，眉目間，衣香鬢影中。

『我第一次喝了一杯南國的春酒』

其實，那花光只閃爍在兒女們底芳心上，不曾照耀過我。我是被吹落在春風以外，一隻飄零。

從此，我不覺南洋有所謂『春。』是「終年皆是夏，一雨便

成秋」的島國。有所謂『春，』只在中國嚴寒天氣中而來的人，冷眼中暫時一現。

橫島，畢竟是南洋人底樂園。青翠的園林中，馬式來的別墅；即中國人底進士第，大夫第，延陵，南陽……門樓上，兩個石鼓似的燈籠，斗大的紅字。……

故國的家世，異域的土風。

他們底生活，是養病，尋春。更有閒情，拜菩

薩，看猴子。

菩薩不如和尚。極樂寺的和尚，與公園裏猴子，真個幸福。

猴子是躲在現時代的最後方，未進化而爲人的。和尚是站在現社會以外，希望成佛的。都無人事的責任。故能清淨自然；并取得法律保障，與一般人的傾誠愛護。猴子與和尚，幸福何多？只是，只是苦了我們這種人，背着現時代的路綫，撐持現社會的門面。如深陷在十丈泥濘中，振拔不起。任如何跳起來，鼓舞奮鬥的精神，放大膽子，走，跑，終是淚流滿面，在現社會上兜圈子。如驢子磨粉一般；一放足，雖然是十萬八千里，而日夜仍離不開磨盤。磨下的粉，還是很少。詛罵無鞭斥，誰說不應該？不願做，亦不必逃跑；願做驢子而不得的正多着，比我們更馴實。做驢子的機會，漸漸少了。

誘惑的傳說，暴力的組織，如築起百尺高的銅牆，堵絕四周，成爲一個低狹的小宇宙。死的愁慘的逼壓，叫人低頭，屈伏，疲憊，睡眠而已。雖能於清晨時，

從牆隙裏，望見一閃的人的世界的光輝；就只這一閃，又黯澹了如黑夜一般。若堆倒塌的堵絕，衝出小宇宙之外，求精靈的解放；那悲哀更深於快樂。你要跑麼？草滿平原，盡是歧路。

『人只爲着吃飯而生活麼？』

向來不曾經心的事，而今都從心弦上彈起哀調來。南洋漸成爲純資本社會，人更成了商品。在這苦痛的環境，任何一件事，任何一條路，都爲罪惡，無意識。原因，資產階級太聰明，篤信唯物史觀，斷定人人都只爲着吃飯而生活。

大概物的關係愈緊密，心的距離愈遼遠；即由物的利害，發生心的或意識的壓迫與鬥爭。其中，強者與最強者，弱者與最弱者，是鬥爭。強者與弱者，最強者與最弱者，是壓迫。兩種不同的力，造成鐵與血的社會的本質。

浮現於上一層的，是笑聲，是瘳惡的眉眼，腥紅的肉，驕奢的生。
沈淪於下一層的，是淚痕，是枯瘦的面額，灰白的心，哀慘的死。

這下一層，便是我們底小宇宙。

所謂強與弱，非力與智識問題；乃爲道德觀念，或同情的有無與深淺，忠厚與狡猾之分。

如在義務上，必得有弱者。在權利上，必得沒有弱者。強者有種種竊取與控制的方法，有自由支配的權威。強者的刻毒，在弱者看，至少有些哀怨，希望他能公允。但公允之在強者，是意外的損失。那刻毒便是本分了。

弱者哀哭強者笑。

人類本體之明，掩滅已盡。於是由個人間意志的誤解，所表現的社會現象；全爲物的懲罰與攘奪，心的壓迫與鬥爭。人道情感理與法，一切皆非。

強者與強者在鬥爭。弱者與弱者，亦正在鬥爭。他們很可憐，竟忘懷於上一層的壓迫。

以各個的同情，組成聯合戰綫，運用羣的生動之力；搏擊最強者，救助最弱者。取得均等生存的機遇，減少社會上鐵與血的氣味。事在今日，誰願誰能？



弱小的飛蛾，撲在燈火上，焚燬了生命。人只哀憫飛蛾不幸，或竟笑爲盲目。誰去痛憤火的猛烈，不該焚燬飛蛾？或覆滅燈火，爲不幸的飛蛾，作個沈默的哀悼？

這譬喻，似非恰當。然弱者正如盲目的飛蛾，處處落在強者炙手可熱的手中，焦頭爛額而死。嗚乎弱者。

倘便能做猴子或和尚，脫却人間煙火氣。生之厭倦的弱者，倒也心甘。

T君在此暢談幾日，不見如何有興趣。去後，便感受意外的孤寂。又病。

人的醜惡

在中國時，想念南洋。到了南洋，懷戀中國。回了中國，或又想念南洋。現實的不滿與非現實的追求，不息的衝突，給我一個很深的創傷，以至於病。

已經五日夜，不能起床，在這陰濕的無愛的人間。然內心仍有一種剛勁之力，擁護母親所給我的人性的。

「一雙食，一豆羹，得之則生。不得則死。噉爾而與之，行道之人弗受。蹴爾而與之，乞人不屑也。」

病時心理上，所湧現的是另一個世界，幽暗，浮薄，冷酷，兇殘。不，即在清健的時期，又何嘗不然？若暫時忘却切身的功利；極冷靜的去觀察人與人，相輕侮，相鬭爭，相愛悅，相利用的起因和過程；再作極精刻的解剖，純客觀的判斷。必定不憤怒，也不怨恨。不驚喜，也不羨豔。但有微笑。

舉幾件尋常事來說：

肯做虛偽的週遊，或搬弄幾種學術名辭；便值得社會的尊崇，獲取物質的優遇。倘使你不善週遊，或者行為真樸。便不知你有何學問與人格，擯棄你於現實生活以外。

這是一種人，淺薄。『見虎一文，不知其武。』

說到天上的星雲，他便說星雲將如何的變幻。說到人類腹內的蛔蟲，他便說蛔蟲是怎樣的形態。

這是一種人，謬誤。『譬彼病目，見空中花及第二月。』

人，事，物，構成日常生活的現象。這種粗淺的認識，猶陷於淺薄；謬誤中，我們應該慚悔。

英國人說美國人，——理智階級，只會說話，（Talk）不會談話。（Converse）中國人不及美國人，我雖不便說中國人，不會說話；但在所謂知識階級，或者有

一部分人，不會談話。主要原因，似由於不認識人，不認識事，物。老實說，自己還未認識自己。

正爲不認識自己，方從淺薄，謬誤中，橫身是力，充分的表現自己。

『昔有婆婆羅門，自謂多智，於諸星術，種種技能，無不明達，恃已如此。欲顯其德，遂至他國，抱兒而哭。有人問婆羅門言，』汝何故哭？『婆羅門言，』今此小兒，七日當死，慙其天癆，

是以哭耳。『時人語言，』人命難知，計算喜錯，設七日頭或不能死，何爲預哭？『婆羅門言，

』日月可闕，星宿可落，我言終無遺失。』爲名利故，至七日頭，自殺其子，以證已說。時諸世

人，却後七日，聞其兒死，咸皆嘆言，真是智者，所言不錯，心生信服，悉來致敬。』

婆羅門爲使人迷信他底僞術，不惜犧牲自己底兒子，何等的殘毒。但以這種犧牲的精神，來表現自己的，在中國史上，也有好幾種。

1. 直接犧牲別人的，如楊廣，吳起，張獻忠之流。

2. 直接犧牲自己的，如田光，豫讓，屈靈均之流。

3. 犧牲別人，反爲別人犧牲的。

4 犧牲自己，連帶犧牲別人的。

~~~~~後兩種人很多，不必備舉~~~~~

從反面看，劉伶的頹廢，稽康的疏懶。雖是犧牲自己，却非表現自己。他們的頹廢，疏懶，能為古今人士所爭道或感嘆，正是他們表現自己的成功。父母愛護子女，教師訓導學生。雖是犧牲自己，却非表現自己。他們的靈魂，能寄附在子女與學生們的身上，延長深遠的生活力，正是他們表現自己的遠大。

所以，表現必須犧牲，犧牲方是表塊。

在所犧牲的人，不問是自己，是父母，是妻兒，是朋友，以及許多不相識者。在所表現的目的，不問為學術，為功利，為恩仇，為社會，以及無限不關切者。

都為了一個真實而活躍的『我。』

不然，這些人，多為才智者；誰不知道現實的學術，功利，恩仇，社會的價值



。不能超越自身與父母，妻兒，朋友們生命的高貴。即使犧牲不相識者，又何嘗爲道德法律所許。祇是一念間，昂起頭來，爲了——

『內心熱望的燃燒，意志的奔放，功利的迷惑，虛榮的引誘。』才走近一個莊嚴的死之國，橫戈而進，死！才填平了自我的空虛，人世的缺陷。雖在此中，有所謂忠臣，烈士，獨夫，民賊，仁慈，殘暴，幸福，苦痛之分。犧牲，表現，爲着自我，却是一樣。

因而，凡是有生活力者，均在破碎裏求完整，平凡裏求偉大。懷疑中求信仰，危難中求安全。從偏狹的到廣遠的，從卑劣的到高潔的。從非理想的到理想的，從獸性的到人性的。

沙場上英雄垂死的哀歌，鐵牢裏壯士生前的熱淚。詩人飄渺的夢，名士紅熱的酒。少女支頤的香國的幻想，慈母倚閭的天涯的倦望。十字架前莊嚴牧師的勸慰，修道院妙齡姑娘的禱祝。晨風逗引着花的微笑，碧草掩合着蛇的蠕動。……都是劇烈的生之震動。震動即是表現，表現又必得犧牲

。犧牲時，有最高度的歡樂，有永恆不死的靈感，有光明，有美。

飄浮在

光明與美的海裏，追逐那光華的生命的靈珠，滿足最後無可滿足的需要。於是始完成所欲表現的『自我』。即所謂『理想之人生』。又即飛喜推 (Triate) 所說的，『絕對的我之表現。』

人類爲着『生』，『都應該有所表現。在積極方面，爭取生之快樂。消極方面，解脫生之苦痛。故人類表現『自我』。不是有無的問題。然確有成與不成，美與不美之別。

『自我』是最真實的，誰都應該知道。誰也只是知道而已，不能澈底認清楚。不認識『自我』的，偏要表現『自我』。偏是目的錯誤，方法拙劣，機遇艱難，結果：一身是罪惡，全社會上都是紛擾。表現自我者更淺薄，謬誤。

淺薄與

謬誤者，竟做了現社會的軀幹。社會文化的實體，均是鱗鱗的傷痕，醜惡。

脫去醜惡的衣履，露出赤裸裸的『自我』。有多少人去實行呢？可是，我又何嘗

認識我之『自我？』縱在夜闌人靜，深思默想之時。認識別人，認識事物，自然說不上。更不能談學術。

我底朋友們，我們都是渺小的人，還在搖籃裏，吃奶的時代。人類最偉大的文化生命，是滋長於無限未來者的心上。我們底職責，祇有保藏歷史的遺留。或伐木運石，爲未來者開路。

本來，人類最偉大的文化，不是完成於某一個時代，某一個社會，或某一二個人手中的。如近代半科學的心理學，所產生各派的心理學，有構造心理學，機能心理學，行爲心理學，目的心理學，動的心理學，完形心理學。這一派，那一派，都尚未進至絕境。不過是一層層，一面面，堆積許多浮沙。沙裏淘金，方能建築文化的金字塔。現代人在世界文化的地位上，自然還是個短小的工人。

不如此，倘使他們能認識『自我』。真正的講到學術，誰不是鳩形鵠面，感受學術的飢餓？創造事業，誰不是本能低弱，患着幼稚病？不以爲然的，便仍是不認

識自我。更淺薄，更謬誤。

今夜，我的病態更深。剛才有幾個初相識者，特來看我。他們如有同情心，也許很哀憐這燈花慘綠，藥味酸辛中，病相如。

一九二九，一，八。在檳島海濱旅館。

## 人與人之間

疎星黯淡之下，我渡過海峽，離開檳島。遺下S君，悄然立在對岸。『…………目送飛鴻，影入長天滅。…………』

火車發出蒼涼而悲壯的呼聲，爲我向檳島而惜別。檳島雖是南洋人的樂園；但使我留戀的，祇有離開繁市的那海灣。一夜，春潮蕩漾，泛起微白的浪花，掩着銀灰的月色。我們五個人，一齊飄浮在碧海之上，看青天。

海潮怒吼了，將我們推上岸，又用力捲下來。不容我們自主。我笑向他們說：『我們要被淘汰了。』『我們應該淘汰的。』S君這樣答道，似嬉笑，又哀憤。被幸福遺棄了的青年詩人，心潮，海潮，竟有同樣的淒切。

一片喧嚷聲，起自鄰座，攔斷我回憶的情緒。原因是爭座位。祇是先後的關係，不是有無的問題；已是如此惱怒。唉！人與人之間。

我想到人與人之間的一切。

我在童年時，有一個幻想。

任憑你底心，是深厚，或者粗淺。我底心，是婉曲，或者圓整。都暴露在骨肉以外，看得見，摸得着。扯下來，緊緊貼成一片，有同樣的顏色與氣味。那末，我與你，不必手握手而走路，不必面對面而談話；雖至永遠不見面，不談話，我們算是一個人了。

這豈是可能的事？從極無關係的一般人，到極有關係的少數人。從朋友到兄弟。從情愛的夫婦，到骨肉的母子。這豈是可能的事？於是便顯明的分出一個我，一個你，還有一個他，各個獨立於人間。

人與人之間，值得重視。

人與人之間，所表現而交流的，是意識的關係，或爲心的相感作用。三五個人意識的相感，發出清越的共鳴；便是人類美好的共同生活之節奏，社會的現象。人類社會，一方面自然是生命的表現，他方面多爲心的現象，或意識作用。凡在社會上，能形成一個問題，尤多含有這兩種作用。

心的現象，或意識作用

。在良善的方面，總比較很少，時間亦很短。人類社會的另一面，故仍掩沒於層層的醜惡裏。

人與人之間，值得探討。

人，原因種族，文字，語言，宗教的不同。地理，習俗，意趣的懸隔。不相關切，漠視。一面即因此而仇視，敵對。各趨於遠近相反的兩極端，始終不易調協。

人與人之間，有了隔膜。

人，原是各個孤另另而存在着。心非一心，境非一境。即在一室之中，提壺相對。你有你底世界，不許我進去。我有我底世界，你不能進來。昔張伯松對陳孟公說『……人各有性，長短自裁。子欲爲我亦不能，我若教子亦敗矣。……』此言人性不同。生物世界，許有相同的花草。人却不然。所謂『人，』自然是相同的。人底面目，軀幹，顯然有別。內在的意識，亦絕非一致。此言人



心不同。故云：『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。』

自然，人的標準本能，和所受後

天理智的陶養，現實生活的刺激，大有差別。意識的感覺，豈能無異？在同一地方，同一事件上，任一萬個人，同時去觀察；一萬個人底意識界，波動起來的情緒，必有各種各種。即不然，祇可說大略相同，沒有絕對的吻合。又如某一個人，用很單純的意思說話；所聽的人，一定有不同的感想。所以在你不是我，我不是你的疑問中，就此極細微的關係而言，已可分出你何以是個你，我何以是個我；終於爲了你不是我，我不是你的原因。

人與人之間，有了差異。

人與人，在相互認識的關係上，可分爲四種：

1. 想認識人，無認識人的能力。
2. 似認識人，又確乎不認識人。
3. 能認識人，却不願認識，以爲人皆不屑於認識。
4. 自謂能認識人，實際上，却從未真切的去認識。

前兩種人，智慧缺陷，意識錯覺，不必苛責他們。第三種人，全爲初民時代的蠻性之遺留。對於無關係者，不願，不必認識。有關係者，僅憑目前的地位與權力，評判他底畢生身價。他以爲，別人底能力才思，統統在他之下，昏狂，誇大，一任佔有心衝動；專爲物質的掠奪，思想的專橫，使自身表現無限的尊貴。說好聽點，古代所謂皇帝，名臣，豪傑。近代所謂軍人，政客，民衆領袖。大半類此。

第四種人，好像是春風滿面，忠純熱烈。呼喊一般民衆，走向光明之道。表示能犧牲自己，爲別人造幸福。如社會棟樑 (Pillars of society) 中的主人公，在市民歡祝的前一天，他正謀殺了他底親兄弟。已使盡人間殘毒的手腕；一般人仍在他底手腕之下，歌頌功勳。所謂好人，道德家，慈善家。大半如是。

但前兩種人，正爲智慧缺陷，意識錯覺的緣故，亦時時引起無限人事的紛擾。在低能者方面。每有動作，他內心的動機，早爲別人所驅迫。必得如此做，不能不如此。所謂主我，已非實體，隨從附和而已。利己的表現，祇是利人的賸餘

，祇是被驅迫或被誘惑着，無意識的動作。

在錯覺者眼前，你若生活稍好

，或富有學識，他便妬忌你。你若才識平庸，或正熬受艱難，他便譏笑你。你若親近他，他有些厭惡，以為你有所希求。你若疎遠他，他有些痛恨，罵你狂誕。反正，凡是他所有的，他所能的，才是對的。

人與人之間，有了糾紛。

人類都為獲取與延長自我的生機，不惜心力，戰敗別人，或被別人戰敗。仍如我前信所說的，『表現自己』。亦正如尼采(Nietzsche)所主張的『……人只為利己心所制裁，人底最好的行為和工作；不過是空虛的想像，或者是為達自讚，自誇，自寬，自慰的目的的利己之願望。……』此種願望，遇了阻礙，不能充分實現。或不得相當的滿足。便怒憤填膺，將人與自己，看做圓圈一個。猿鶴沙蟲，使之同歸於盡。圖一時的快感，爭最後的勝利。

人與人之間，有了戰爭。

人類雖經過感情與文化的溝通，道德與教育的陶鑄，宗教與藝術的慰安，理性與法律的制裁。求諒解，終於隔膜。求平等，終於差異。求協作，終於決裂。求和平，終於戰爭。

正爲有了隔膜，差異，決裂，戰爭。愈需要感情，文化，道德，教育，宗教，藝術，理性，法律的存在，表現其存在的價值。以故隔膜中有諒解。差異中有平等。決裂中有協作。戰爭中有和平。此二種矛盾的動作，如逆流行舟，左傾右盪。一方是惡意的毀壞。一方是善心的護衛。一方需要個體意志的進展。一方深植羣體生活的本根。因於半諧和中，培養全社會的生機，發生共同的理想；在自然演進的歷程上，前一步，後一步，促成新舊蛻變，曲綫進化的社會局面。

人與人之間，固然如此。即我與我，在靈肉兩重生活中，亦時有衝突，演成延續不已的戰爭，畫清『我』與『非我』的鴻溝。

自『我』與『非我』，到我底家庭，社會，國家，人類，以至於太陽系，太陽系以外。自然，向前看，愈看愈遠，

愈懷敵意。向裏看，愈看愈近，愈生愛感。即一面有戰機，一面是愛力。

有時，對於很遠的地方，不生關係，漠然而視。即有關係，也有愛與戰爭的分別。在很近的地方，人的關係有深淺，對於事事物物，或好或惡，也有愛與戰爭的衝突。主要的原因，即在環境與時代中，一切存在與活動的，與本身實際利害，是否相抵觸。愛與戰爭，始有隨時隨地，不同的轉變。

假如我們底太陽系，與其他還有所謂『系』，正在敵對着，我愛我們底太陽系。我們底國家，與其他國家，正在鬭爭中，我愛我們底國家。反之，我們底社會以外，沒有別的社會，我祇愛我底家庭。家庭之內，祇有我自己一人，我祇愛我底生理上某一部分。有時，就連那一部分，也許不愛。所以愛力與戰機，時時相磨激，相追逐，一起一伏，一進一退。愛力止於何處，戰機便起於何處。愛力伸至何處，戰機便銷於何處。愛力衰落，戰機即暴發。戰機銷沈，愛力更廣汎。戰機與愛力，衝突在一個人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生理與心理上。有勝，有敗，或勝敗不分。或勝而復敗，

敗而復勝。至於無盡期。

在本能上說，這便是人類『愛』與『憎』的根性。亦即『我愛』『我慢』的原因。章太炎云：『……我愛是與他人和，我慢是與他人競。……我愛和我慢，交相倚而不可缺。……』此兩種本質，在相應刺激之下，急變其傾向；便成爲『愛他主義』與『利己主義』或『自我主義』與『非我主義』的鬭爭。故某一個人，在某時，某地，既希望同類安全與幸福，又希望同類苦惱與死亡。皆由於內外刺激或美惡觀念不同。美惡無標準，愛憎亦無定例。愛力與戰機，自然隨着環境與時代，互相轉變而不已，并存於天地而不朽。

因而，我們要認定，人與人之間，原是如此，終是如此。是必然的事實，不是偶然的現象。

我想至此處，火車剛抵金保。到星加坡，還有千八百里的長途，不免令人苦悶。火車站外，燈火如燐。有家茅屋前，念佛聲哀切，似爲死者招魂。

人與

人，統統先披上一層煩惱之網，不得已的捱到人世來，爲爭食快樂之果。爭而不得，或得而不滿；統統再披上一層煩惱之網，不得已的遠離人世而去。

一九二九，三，十四。在吉隆坡酒店中。

## 白日裏春夢

在星加坡，休息兩天，便與T君，同來柔佛新山。

汽車奮發威力，飛也

似的奔馳。遠望小山起伏，怒如海潮。滿山雜花，紅映天際的流雲。若在杏花春雨的江南道上，渺茫茫的故鄉，十年不見。

這十年以來，天南地北，踏碎了船唇，折落了馬齒。爲些什麼？要說，又從何處說起？

崎嶇道上，荊棘叢中，荒漠的平原，淒涼的湖沼。都曾留下我底生命的啼聲。如夜鶯，如孤笛，哀婉，淒清。

更受盡人間的傾軋與嘲笑，

酷熱與嚴寒。到頭仍然是——

「人間的游塵，家庭的孽子，社會的逐臣。」

不知，我究爲了什麼？雖然也要生存；却實在不想什麼優越的生存。至少，我是從未注心於自己功利的成敗。生之需要，是如此低微。正爲如此，在人生行程



上，不曾印下幾個深深的血跡。僅於沙浮水淺的灘頭，恍惚的徘徊了二十多年，遺失了黃金似的青春。

我願擁抱一個人，也願被人擁抱。不管他或她，只要有一點熱的，光明的心，彼此能真切的了解，慰安。無如自己太真誠，深厚，便顯出別人太虛偽，淺薄，失去身世同情的期待。在別人看，我的真誠，許是虛偽。深厚便是淺薄。故十年之內，縱橫馳騁千萬里，終於不見斯人。

原是我骨病心，變為矜能負氣。意識界不能倖免的反映。別人受不了我盛氣的侵凌，我看不慣別人軟骨的嬌媚。所有的人，完全隔絕了。我，依然是狂放不羈，一如野馬。願為深情所陶醉，不為理智所驅遣。於是我終期待着，能擁抱一個人，做一次玫瑰色的春夢，香，甜。

分明知過，夢，終於只是夢，永無實現的可能。但我底宇宙，原是飄忽而暗昧的。微微的晚風，翻開一頁頁黯淡的人生畫片；引誘我為深沈的想像，鼓舞我為猛烈的追逐。我底生活，自非開闢於光明的實際路上，創造於充分的活力之中。

雖然，誰又不在白日裏，做那各種各種的夢，爲夢所牽引着，向前飛跑？結果：多爲夢所欺騙。美麗的影子，如輕煙薄霧，漸漸幻滅了。於是乎哀哭與狂歌，深思，獨醉，苦戀，長愁。

若說不是，那更在夢的逼壓中，僅有微弱的嘆息與蠕動，是活屍。

我底朋友們，白眼看青天，我又入夢。夢到你們，都在我之上，在我之前。

幾根直挺挺的骨頭，依然不會彎曲下去，向人鞠躬如也，作八面玲瓏的周旋。如此不合時宜，低能而又傲岸，誰都要憎惡的。我更在人之後，在人之下。我并未工作些什麼，遺留些什麼。有，只是朋友們的哀憐，自身上的病痛，與每日堆在桌上幾寸厚的紙煙灰而已。我如被鎖在陰慘的鐵窗裏，滿臉滿手，煙，灰，飛飛。

現實界中，早已少了我一個，但於現實界何損？多我一個，又有

何益？我似乎是一道晚霞，將消散於萬里天際。我似乎是一滴青波，將沈流於千尋海底。我原不要人世的現實，願你們忘懷於我。我祇在未來的夢裡，許是今

宵。

昨夜果然有夢，夢影凌亂。有愛神的翅膀，有死神的爪牙。有白影迷茫兩飛鶴，有綠波蕩漾一浮鷗。星在眼前，雲在脚下。既眷戀於過去，又預感於未來。醒時，滿面的醉態與淚痕。反正思量，不知爲那一個夢而醉，那一個夢而哭。竟敢醉與哭，衝毀一切現實的罪惡，夢，大膽，飛在理性、法律、道德、武力之外。夢，最愛祝福於弱者。弱者的生活，比較滿足與自由，有意義，亦只在迷幻而永難實現的夢中。人生誰可無生活的繁夢，威靈的幻想？將繁夢與幻想，看做人事的實體；那人生的滋味與經驗，畢竟是多了一層。夢，縱然是飄渺的，欺惑的，酸苦的。我却願多做幾次，直到無睡之夢。

## 何謂朋友

雖寄生在柔佛新山，每週星期日，必流浪於星加坡。我很願認識這南洋羣島中心地。

淺草如茵的海角，幾種不同顏面的人，雙雙倦眼，在夕陽如醉的籠罩中，看海。

有長裙短袖，高跟鞋，上海裝的正在懷春的少女。有黃花紗籠，馬來土風，富於肉的中年婦人。她們是母女，不會遠離的骨肉。但在衣服上看，她們的時代，或者要相隔一百年。但這，並不算奇特。主觀不同，各有其便與美。類此者，在中國社會上，隨處可見。

兒子主張無政府，女兒實行情人制；父親還望真命天子出世，母親還在拜觀音。我們恨前一輩人太舊，也怕後一輩人太新。但我們現時的言行，在前輩人看，當然太新。在後一輩人看，又似乎太舊。這父與子的時代衝突，够我們苦悶與掙扎。

社會各種機能，原營養於不諧和的思想中。不諧和的結果，即是突變。經過突變，方生新種，方是革命的表現與成功。認清此點，關於這類事，只許我們精深的考察，不必惱怒或發笑。可是，這母女倆的心，畢竟是遠遠的隔絕了；正如我與你們，在萬里雲天之外。前次瑤兄寄來一封短信，不具地名。他罵我，

『……有了一個人的新愛，便忘了許多人的舊情。左手扶住愛人的臂，右腳便踢斷故人的腿。一跑，就是萬餘里。……』

十餘年相抱着從患難中滾過來的朋友，還不曾了解我呢？淚，已經湧滿了我深陷的眼眶。但我亦似乎不了解你們。我既這麼說，你們也許相信。於是我們所謂朋友，仍是一個疑問。許是同在晚煙繚繞中，徘徊着，相顧不相識。

朋友愈多愈好，在尋常酬應方面，或可如此說。若在情感上講，確有不然。何以？我以爲，人的情感，縱然很豐富；內在的分量，決不像流水那般輕賤，滿地橫流。人的情感，是真實的心靈之光，不輕向別人閃動。閃動了，必有時

間性，有限度，有等級的。不像慈善家，常作普泛的施與。是從精神的元素上，逐漸增進；增進時，不爲理性所制伏，即爲權勢所逼壓。能逃過這兩重難關，進至圓滿的地步，那是何等的艱難？

人在父母、兄弟、姊妹天然關係上滋生的情感，當然很深厚，真切，不致有何裂痕。但實際上往往不然，接觸的時間多，破裂便很快。破裂的血痕，甚至比與別人還要深刻，毫無彌縫的可能。又一種人，重視天倫。將全部情感，傾瀉於父母兄弟間。或被妻兒的飢寒愁病，侵蝕個乾乾淨淨。還有什麼餘緒，牽繞到別人底心弦之上，發生共鳴？故從人爲方面，所發生的情感，原很淺薄；常有裂痕，勢何能免？有這種種關係，我認爲朋友間的情感，終於有些隔膜。

人，當然不能遠離社會而獨立生活，社會上與我們最易接近的，多半爲朋友。朋友既無範圍和數目的限制，種色雜亂，心理不一，關係的輕重與好壞，就此攸分。朋友結合的要素，本由於互助的精神。但說『互助』，不如說『互用』，

較爲確切。因爲朋友對於朋友，沒有生而就負有一種必盡的義務。除了人道者的扶助，或被強暴者驅迫，只有犧牲，沒有酬報以外；則彼此所盡義務，與所受權利。當然是相對的。故朋友的關係，在功利等等方面，大半爲互用的精神所維繫。倘能將互用的原則和功能，運用得恰如其分。如在某一種環境，某一件事物上。先有相當諒解，以共同的力量，維持均衡的局面，雙方都有福利。便算是很可貴的友情，也可說是知己。

一旦發生意見或利害衝突，均衡的局面破，能退讓，能犧牲的，還可相忍須臾。惟大半由破裂趨於平淡，將那一段人事，告個總結束，甚至終身不相見。不僅如此，怒目仇視，互相殘害，由好友變爲敵人，更不知有多少。我已讀熟了劉孝標的廣絕交論。

所以，朋友深厚而永恆的關係。最不容易維持。換言之，你若負我，我苦痛。我若騙你，你惱恨。避免欺騙別人的惡行，減少自身的苦惱。有時，許願意這樣做。但到了某種切迫關頭，那欺騙，最難避免。必要避免，終不可能。何況今之

天下滔滔者，都是滿腹、拜金的思想，滿臉、功利主義的色采。他們慣於利用朋友，決不肯爲朋友所用。只要他個人有成就，能享樂。一切朋友，都可拍賣，犧牲，連皮帶肉與靈魂。

這是事實，我們本身都經歷過。何謂朋友？我委實不忍追問。

因此，如將朋友的範圍，放得太太，關係看得太輕，如江湖賣藝之徒，開口朋友，閉口朋友，吃朋友，喝朋友。多一個自比少一個好，多多益善。如將朋友看得很真實，有人倫的關係，如古代人的忠誠。少一個或比多一個好，越少越高貴。因真正摯愛的朋友，在現代，實在是絕無而僅有。有，在結合時，須有一種純潔的要素，即澈底的相知與真切的諒解。人與人，相知不易，互諒尤難。兩者俱備，始能以道義學術相砥礪，事業心性相規助。在貧賤與危難中，絕對無條件的扶持。隱忍無限犧牲的苦心，充滿無限愛護的精神。擁合兩個生命，成爲一體。死生，患難，安樂與共。

如此，最初結合不易，最後維持更難。所以有些人，不願輕易交一個朋友，尤不忍輕易失一個朋友。在古人，更如此。



。『士爲知己者死。』這種共生命的朋友，古今來究有幾人？有幾人願爲朋友而死？又有幾人值得朋友爲之一死？事到今日，我們當然不想有什麼死的朋友；但總要扯去灰暗而虛偽的面幕，一鏡相對，肝膽畢見。不然，祇好說是相識者。或者是遊戲人間的暫時伴侶，近於『狎』的意味。偏要認爲朋友，未免令人快快，說重一點是哀痛。話雖如此，我總覺太辜負了你們。『無可奈何花落去。』你們的面影，在我底心靈上，快要消逝了。僅留模糊的印象，在晨夢乍醒時。好在，我前信說過，我們不必急於知人，惟先認識自己。我借易卜生 (Ibsen) 勸告他底朋友的話，來勸告你們。

「……………我所最期望於你的，是一種真益純粹的爲我主義，要使你有時，覺得天下只有關於我底事最要緊，其餘的都算不得什麼……………要使你有時，覺得天下只有關於我底事最要緊，其餘的都算不得什麼……………你想要有益於社會，最好的法子，莫如把你自已這塊材料鑄造成器……………有的時候，我真覺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沈了船，最要緊的，還是救出自己。……………」

充分的發展自己底天才與個性，真比任何事，都要緊切；便是救護自己的初步

各人底自己，都破裂得急待救護。所謂朋友，自不能擁合而成爲一體。

背道而馳，天之涯，海之角。但我總望你們。先認識自己，救護自己，成

爲一個現代人。

除了你們之外，我耿耿不忘的，只有一個人了。

他是個無名的奇特青年。他只有一位女兄，美慧，仁愛，負有易安的曠代清才。他們在童年時，便喪失父母，離開故鄉。從無限艱困與愁病中，爲生命的擁抱。正如劉峻姊弟，孤苦相依。他底行爲狂放，風神秀美，天才的奮發，却和擺倫 (Byron) 彌爾敦 (Milton) 一樣，受人傾羨。那綺年玉貌的姑娘們，對他下

了層層的愛網，八面張羅。他一一擺脫，保有兒時的聖潔。專努力於自己意志的開拓。在政界，文藝界，曾捲起十丈波濤，傾動一時。可是，他絕沒有露出他底真姓名，只願做個無名的英雄。

他以為，姓名不過是代表人的符號。今天的我，不同昨天的我。我底符號，正不妨隨而更換。定要執着一個姓或名，俗，不脫『名』的束縛，未免有些自苦。

姓與名，誰說是你專有的？好像做文章，聯合單字一樣。縱能轉載於未來的書上，依然是某幾個單字的聯合。與你本身上，有何關係？有關係，倘不相信靈魂不死的話，你又從何知道？他沒有了『文字相』。『言說相』。故終於是個無名的人。在他，原來只要這樣，亦為同化於他女兒的原因。

他在二十二歲，竟被一個絕世風華的女性，降伏在愛神座下。那女性，曾搖動許多青年人底靈魂，便時被許多青年人追迫。她的擺脫，正和他一樣。誰知，她竟追逐了他，他也竟被追逐了。

『情愛，要被燒在黃金的火花中，才能發光發熱。』

那女性，一入春夢沈酣的巴黎，便棄他而去。女子底心，曲幻，軟弱，自經不起物質虛華的誘惑。他並不因而悵鬱，不過更狂放，飄流了。他簡直是個無名的

人，誰去關心他的生死？現在正是櫻花時節，他或爲追想他底女兒，已徘徊於花之島的三國。

他在臨去巴黎時，緊緊的握着我底手。說：

『朋友！我們在人間天上，永遠的握着手。』

真的，我永遠不能忘記他。他有慧根，有特殊的靈感，不甚貪戀人間味。『百年千里，揚鞭獨步。』故他顯示給我的，盡是光明面，美的，超人間世的

。我恍惚迷離的懷念，旦夕低徊的追思。天地間，僅此一個『人』的儀型，充滿在我底寂寞而空虛的心裏。

人，生而有光明面，便有黑暗面，所謂獸性即是。經過長時間，切身利害的接觸，或意志的衝突，或意氣的鬥爭；那黑暗面，即逐漸暴露，互相憎惡而決絕。這不全是人性的善惡問題，亦非道德法律所能勸懲。

不過有些人，天性厚，能刻苦制限自己，過分容忍別人。將黑暗面隱蔽下去，始終走在聰明而和善的

路上。是『至人。』

他，是不是這樣？不是。我想，他也有黑暗面的。只因從前相處不久，現在又不能相見，黑暗面，沒有反射到我底心上。最好，永遠不能相見，他在我底心上，便永遠是個『超人』的模型。

只能想像，不易相見的人，才高貴，偉大。

朋友！倘使我們，從此永遠不能相見，我便沒有失去你們。

『我們在人間天上！永遠的握着手。』

一九二九、四、十。在星加坡旅中。

## 人生問題

柔佛新山，是馬來屬邦之一的小國都。

一灣清澈的海水，繞着高不過百

尺的小山。一片蔥綠的樹林外，東西對峙。蛛網塵封的馬來王宮，金相玉質的回教堂。這新的，舊的，衰落的，堂皇的，比較起來，馬來人的宗教觀念與國家意識，充分的顯露了，一深一淺。國家的意志，原敵不過宗教的權威。歐洲

中葉，國家的命運，多屈伏於宗教權威之下。馬來人雖非以教治國，却視教律重於政綱。因為宗教是人生的，藝術的，理想的。國家是政治的，經濟的，現實的。故世界最偉大的宗教，能超越國家的範圍，發展很大的力量，給一般人以最堅深的信仰。不隨國家生命而消滅，不隨種族本根而衰頹。

馬來人，究竟是初脫離於部落生活；英國人，不願誘導他們前進。因而，馬來人猶頻頻回首，顧念於部落時代的舊夢，馬來人仍是今日的馬來人。

舊馬來王宮，孤立於小山亂草間。雖簾幕深垂，猶浮現着如李後主的流風餘韻，沒有被幾個老兵士的軍號，一聲聲的吹散。然號聲竟如此嗚咽，爲困憊中小國家的生命，旦夕哀呼。

樹梢幾片黃葉，落在我底肩上，似帶有故國秋心，無限蕭疏落寞之感。我回想到三年前且地琴園。今日倘使有你們在，我又要慨嘆到——

『天地雖大，我們將置身於何處？』或更縱論『人生問題。』

記得我們在稍有知識時，就想解決『人生問題。』於今入世愈深，智識較高。但不能解決，反而滿懷苦痛。許是我們的世間法太錯了，香火緣太深了的原因。自然，感覺敏銳的青年，總有一度人生煩惱，要追問：

一、人生是什麼？二、人生應該如何？三、人生爲些什麼？

這就是『人生論』所說的人生的本體，行爲，目的，三方面。亦即爲人類學，心理學，論理學（狹義的）政治哲學之研究。最後的結論，都在求一對於『人生之道

理。』(A theory of life) 『人生論，』即哲學的一部分。——『人生哲學。』在

消極方面，批評現實的醜惡，解答繁重的疑問。在積極方面，即討論如何才為最善的理想之人生，助其全部實現。但古來論人生哲學者，多至數十派。為一般人所深知的，亦有十幾派。

從大體上看：

有讚美天然，憎惡人為境界為不好的。謂之損道。

有注重人為境界，反對天然境界為不好的。謂之益道。

有以天然與人為，並不衝突。但須調協，現實的即是快樂的。謂之中道。

再分析的說：

1. 柏列圖 (Plato) 的理想世界。即現實界以上，尚有一完美的世界。

2. 叔本華 (Schopenhauer) 的虛無思想。即完善美滿的世界，不可見，不可思議。

3. 老莊的浪漫思想。主張一切，須返諸自然。

4. 楊朱的為我主義。攝取現實生活的快樂。



5. 笛卡爾 (Descartes) 的進步思想。應用知識與權力，戰勝天然，力求現實界的進步。

6. 墨子的功利主義。犧牲暫時的福利，企圖永久的安全。

7. 孟荀及宋儒的人性善惡論。以及近代西方哲學家的「我之自覺」，「海格爾 (Hegel) 的『我與非我』……」

以上各家人生哲學，皆較為透闢，有價值。惟說到人生哲學，便涉及『宇宙哲學』、『宇宙哲學』。原為人生哲學背景或原動力的。因此，對於人生的理想，都祇攫取一面，拋棄一面。祇見此面，不見彼面。威廉詹姆斯 (James) 謂為『人之盲目』。見己之是，不見人之是。所謂『我執』，『偏』即是。但『偏』即『一』。『各家哲學，非有『一』以貫之，不能成為哲學而有系統。這各有偏到的哲學，我們

相信誰的哲學好，能切實幫助我們，解決人生的煩難？壞在我們各有各的『哲學史』。誰家的哲學，都不能幫助我們。人生的煩難，更多。這有兩種原因：

1. 某家的人生哲學，既都從某個人底偏執精神上，產生而來。不能令人人實行而無弊。故現在尙

尙是哲學名詞聚訟的時代，無若何成就。

2. 人生問題，不能全靠學術去解決；學術往往增加人生的傷痕。世界思想的巨人托爾斯泰(To Tolstoy)已至晚年，還不堪受人生的苦悶而逃亡。自然派極致的作家莫泊桑(Maupassant)終於發狂而自殺。

因此，各人的『人生問題。』惟就各人所見之是以爲是，求一完善的解決。不必強人人是我之是，亦不必強人人非人之非。老實說，『別人的生哲學，

不能解決我自己的人生問題。』以我看，人生問題，本不成什麼問題。不

必懷疑，不必煩悶。煩悶，懷疑，苦求解決。更苦。

一、我們在做事，走路，吃飯，滋長生命力，即是人生的本體。

二、我們爲什麼要做事，走路，吃飯，維繫生命力。即是人生的行爲。

三、我們底事應如何做，路應如何走，飯應如何吃，才予生命以最深的樂趣。即是人生的目的，或理想的人生之實現。

這是個極有力的引證，足使我們深信。若仍要懷疑而問，人類生存的目的與意

義，究竟何在？那便是——

肉體的滋長，心靈的解放。物質的獲取與滿足，信仰的向上與慰安。完成一個全我。

故一般人的人生問題。能看到這樣，便是這樣。無庸再求解決。有人問，這不是太盲目麼？是，人生終古是盲目的生存，似無澈底覺悟的可能。除非是佛家的『涅槃』，比較清淨空明。

人生本是多方面的集合與表現。如思想，意志，經驗，情感，學術……從此中，方有自私，忿恨，恩愛，勇敢，羞恥，忠誠，高潔，卑劣……之分。簡言之，所謂集合，只是生理與心理的現象。

『生理上是整個的，不能分析。心理上是片段的，不能綜合。』所謂表現，只是善、惡、或哀、樂的問題。

『善惡，由於人性不同；哀樂，即由於人生幸與不幸之分。』

茲先論生理與心理的現象。

在心理與生理上，最顯著，佔有中心地位的，為感覺與慾望。所接受於內的，

一切皆由感覺。由感覺始有學術，思想，經驗……所表現於外的，多半皆爲慾望。必有慾望，才能應用學術，思想，經驗……再，爲感覺不同而變異慾望。爲實現慾望而更多感覺。兩者有循環不可解的關係，構成各個人生的實體。

若無感覺，一切人，一切物，皆不認識。實質內，已無所謂『生』了。

如初生的嬰兒，似無若何感覺。感覺機能，若不增長或麻木，連自身皆不覺其有。此時，如何可說，思想，意志……所以佛家說，『一切唯有識。』識分八種，在解釋各種感覺機能的實質與功用。

若無慾望，一切事，一切物，皆不需要。實質內，亦無所謂『生』了。

如垂死的貧病者，苦痛不堪。照說，早死總覺快樂，畢竟不認早死，因仍有慾望故。所以主張絕欲的宗教家，也不決心即死。突變的自殺者，必以爲死後有快樂。即不言死後快樂，只爲解除生前苦痛，所謂『解除』，正是由於慾望衝動而然。

故人爲有感覺而活動，爲實現慾望而活動，爲本有的活動而活動。人，

永在環境刺激與由刺激所反射的現象中而生活；造成人類各方面生活的範疇。

然人的感覺，有明銳，遲鈍，先後，好壞的。人底慾望，有能實現的，有不能實現的。能實現的猶有缺陷。不能實現的更不滿足。

在這各種不協和的集合中，人生乃有善惡或哀樂的表現。判斷人生的價值與解決人生問題的方法，自顯然有異。

但說到美惡，應先論人性善惡問題。這在中國學術界，已有二千餘年的論戰史。他們的主張，大約可分為五派。

一、性善。二、性惡。三、性無善無惡。四、性有善有惡。五、性有品級。

其中論戰者，自孟子，荀子，告子，董仲舒，揚雄，劉向，荀悅，王充，韓愈，到宋儒周敦頤，邵康節，張載，二程，朱熹，陸九淵，清儒顏元，戴震，俞樾等，皆以「性」與心，命，理，情，慾，形，神，道，氣，質，德……劃切的討論過，都沒有完滿解決。惟章太炎以「唯識」釋「性」。方有相當的進步。

其實，人類既如此廣大而雜，「性」便爲——

有善有惡。      無善無惡。      可善可惡。

這種事實上的差別，皆由於各個先天秉受或遺傳，環境刺激與心理反感而然。

但在今日，這問題，只有讓心理學家，去澈底研究。

於是所謂哀樂，固

半由人性善惡中而來。而在人生旅途上，具有最大轉移力的，又為環境與時代的偶然的機遇。但非宿命說。 昔范縝答竟陵王書云：

『……人之生，譬如一樹花，同發一枝，同開一蒂。隨風而墮，自有拂簾墮於茵席之上，自有闌籬墮於澗壑之側。墮茵席者殿下是也，落澗壑者下官是也。……』

這是個人人生絕好的譬喻。本來是一樣的花：只因風的飄拂，落在何處，便為何處，花無自主之力。人生幸與不幸的遭際，何殊如此？故人生偶然的機遇，非人的智慧可以觀察或推測，非人的能力可以轉移或造作。如力避不幸的事，不幸的事，偏要到來。不知有幸遇，却偏有幸遇。這全因一瞬間事物的變化，人的言語或心志上無意的轉動。似乎有些神祕，不易使人想像。 有些人，對於事的

成敗，謂係決於本身能力強弱，或方法好壞。不知還有個偶然的機遇，縱橫左右

於其中，給你決定成或敗的關頭。是故，無論有所爲而爲，或無所爲而爲。在能爲與不能爲，願爲與不願爲的兩方面，當然先問本身的意志與能力。成與不成，就似非我們所能推斷。有時，偶然的機遇，發生很大的作用，在無所爲而爲，或不能爲，不願爲時，事亦突然而成。反之，即成亦突然而敗。事實往往如此，富於人事經驗者，必以爲然。若人在未有所爲之先，能決以成敗，世間已無人事紛擾，人人皆爲幸遇者。

由於偶然的機遇不同，人生才有幸與不幸之分。幸遇者不皆爲性善，甚至多爲性惡者。不幸者不皆爲性惡，或多爲性善者。爲謀慰安不幸者的苦惱，乃有所謂『出世法。』

### 一、現實環境的避免

人不能絕對皈依自然，便不能絕對離開現實環境。環境最易征服人，人的思想，多爲環境的產兒。一般人常見困於環境，無限哀傷。

人類對於環境的態度，大概有五種。

1. 有堅忍性，能改造環境者。
  2. 有大意力，能反抗環境者。
  3. 不能改造，不能反抗，專取迎合的態度者。
  4. 不能改造與反抗，又不能迎合，惟有屈伏。
  5. 一二兩種，非不幸者所能。三四兩種，非不幸者所願。那末，祇有避免之一法了。
- 社會原是一所病院，不幸者病骨支離，換一個房間；雖不能不藥而癒，空氣總稍覺清新，够我們暫時舒暢。不幸者如不涉及家庭問題，僅謀最低度個人生活，海天遼闊，一任往還。現實環境，決沒有避免不了。

## 二、心理的假現象

唯識家說，天地河山，不是天地河山。有天地河山，因為先有我，我有『識』。識既在我，任我如何運用皆可。分明是一聲哀笛，我要當做九靈簫聽，笛聲便很悠然。分明是一束殘花，我要當做紅牡丹看，花便香豔無倫。

無論是自己



寫文章，或讀一篇名作品，傾注全副心力。其中自有神祕之國，供人遨遊。芬芳的酒，使人陶醉。如初度徘徊於藝術的宮殿。這便是所謂『假現象』。 又如

屈原所云的香草美人，宋玉所言的巫山神女，都是美的神話，能掩飾現實界的醜惡。

萬一不能掩飾，不妨在做任何事之先，認定是失敗的，成功便是意外，沒有苦痛便是福。遇到任何人，認定他是刻毒的，公允即是恩厚，不懷敵意便是愛。

任何任何，都先作退一步想。

### 三、耐貧，耐勞，耐孤獨，解放侷促於小天地中的靈魂。

父母血肉的授與，社會物質的營養，先哲智慧的教導，融爲生命體系。這生命，已明明屬了別人。若說是自己底，堆滿在軀殼上，重壓在靈魂上的，俱是恩惠的債，正待努力工作去酬報。酬報的賸餘，才爲自己所享受。加之，我們生命的核心，原極清冷。富或貴，只是生命花上，朝陽所反射的金光，閃爍一時。貧或

賤，才是不幸者的本分。

「安步以當車，晚食以當肉。」減低物質慾，在一定的限度以內，不可有分寸的增高。「饕餮飲河，不過滿腹。」人能享受於人世的，又原是很少；何妨儉以養廉，表現耿介的風懷，贏得一身清靜。倘若在生活時，願意努力工作，社會總能容受吧？

勇敢點，搗毀讀書人的架子與體面。

智識界容不着我們，不妨圍上短圍裙，埋頭去賣苦力。若引穿竊鼻者故事，自高身價，仍然不脫火氣，顧體面。

體面，不過是心理上所浮現的陰影，經久即散。不散，恐為體面犧牲而死。有好多讀書人，都吃了這個苦，可哀。我不解何謂體面，越講體面，越表現懶惰的行爲。不願刻苦工作，仍望好的生活。這樣，無論是別人賜予或向別人詐取，均是生命上最大的浪費，多結一個人人生罪惡之果。

工作是全生活的源泉，也就是生活。但過勞自過分厭倦，想做長期的休息。休息既久，又不甘寂寞，無事忙。不如安排勞逸，在兩個世界裏，切實調協。

一個是現實羣衆的勞動世界，一個是超現實的意想世界。就是一個據以謀生活的世界，一個營養精靈的世界。這或與柏列圖（Plato）的『兩世界系統』（Two worlds system）近似。

當勞動有了成就而倦極時，安心休息的那一會兒，即走進我自己底世界。忍耐着孤獨，以幽默而恬靜的心神，從容而閒雅的態度，欣領生命蛻變的美。即使看蒼蠅打架，聽蚊子胡鬧，亦可想到人們爲愛而啼笑，爲食而鬥爭的活劇。於是四周所有，盡展開在春花嬌嬌，湖水溫靜中。這幸福，只賜予幽默而孤獨者，不顯示於塵土氣的一般人。

若在靜美的春宵，正好追懷過去，預感未來。惟不必過於迷戀，拋棄了現在。現在原很短促。現在的兩極端，緊接着過去與未來。壁上的鐘錘，左一下是過去，右一下是未來。從左到右，經過正中心那一刹那，方是現在。攝取現在一刹那的美妙。倘不心靈手快；那現在，即被過去所牽走，或爲未來所逼緊了。不如將現在放長一點看，最近的過去與未來，都是現在。即

在有限的現在中，體味出無限的現在。

然人類所最愛欣賞的，都是不可見，不可思議的。眼前所有，大都很平凡，不惜拋棄。小孩子兩手，已握滿了糖果，還癡望着天上繁星，落下來當做花生米吃。沒有家室的，多半羨慕人家妻女。有子女遺累的，多半勸人不要結婚。都如閉在荒蕪的園裏，悶不過，設法要逃走。等到逃走了以後，或回想園中的風味，片殘花，亦美艷而多情。這人生透視的快樂，不能避免，似也不必。

如此先透闢的認清楚了。倘使有個偶然的機遇，允許我們做點事，有相當的成。正如化子拾金，天外飛來的歡喜。如果，萬一沒有好機緣，只要生命未了，還可期待着未來。固然，人間有許多才識不如我們的，比我們幸福。但也有才識高過我們的，比我們更不幸。爲自己想，也爲人家想。從好處看，也從壞處看。面面比較，自能心平氣和。

何況人生原是缺陷的，等如一幕悲劇。再不然，等如天地并未生我。或者我殘廢了，病死了，天地間已沒有了我這段生命。眼

前的我：却并未殘廢病死，還贏餘着這段生命。是故，最初能退一步設想，最後總有進一步的滿足。生命終是可樂的，尤其實現在大自然中，求童心的復活。

皓月流輝，誰都知道可愛而愛。但誰敢將生命交給月光，一聲嘆息，解放侷促於小天地中的靈魂，在銀珠蕩漾中解化了。——幻美而莊嚴的不睡之夢，非人世的意趣。

不幸者人生苦惱的根源，是——

「沒有一個適合的現實環境。」

沒有一個同生活趣味的人。

更沒有能做而願做的工作。」

大自然慈母的懷中，統統有了。統統爲不幸者所有。不幸者幸。

一九二九、八、十二。在柔佛海濱。

## 生活之意義與信仰

天風吹我，又低徊於月色迷濛的海上。今晚略有酒意。『……別來小有清吟，都無狂醉。……』其實，南來以後，很少有詩意。若說有詩魂，亦不耐熱帶天氣昏悶，含淚別我而去了。『魂兮歸來。』我時時如此哀唱着。

對岸森森的橡

樹園外，鎧火如飛。由星加坡來的火車與汽車，一個如一條龍，一個如一隻虎。相并而呼喊著競走，『看誰快。』好一幅人類鬥爭的活動影片。但我喪失了鬥爭的勇氣，處處感受生活的不安。朋友，我們都是浮生，不幸者。

可是，幸

與不幸，在開始入世時，即開始出世，同向一條偏狹的路上走。無論如何走，均有一個長或短的終點。誰是偉大的，誰是渺小的，到此都有些茫然。

同在

墓門前，惆悵，憂傷。

這是公然必同的運命，無可避免。據生物學家說：

『死可分為兩種。一、細胞之死，謂之初級死。』一、生物全體之死，謂之『總體

死。『若論其程度，有所謂「假死」。』爲生活的現象，暫時或不完全的斷絕。『真死，』即爲全生活的現象，完全停止。……『死後，靈魂是否隨而消滅，或上登天堂，或永在地面，或下降地獄。皆爲宗教家所擬造，我們不敢相信。』

不過死的界說，是組成份子或個體良知的分解，即組合生機的解脫。在意義方面，是一切不了的總結束，入於無感覺，無慾望，無夢，無睡之境。

所謂死的痛苦，只是未死者，客觀意識所感覺的現象。在死者本身，已泯滅俱盡，一無所知。人所遺留於人世的，是一座墳墓，誰都有一座；誰也只有一座，彼此不容侵佔。我想，人類平等的實現，或者只在死後。

我雖然還是個青年，却深深地經過人間哀樂。內在的人生思想，成熟太早。在世途上，跑得太快。一直望見自己底墓地，不遠了。桑蔴半頃，夾路成蔭。再左轉，一片開滿野花的小丘，晚霞在天，落紅滿地。倦舞的青衣蝴蝶，眷戀在短小的白石碑上，隱約排成幾個不端正的字，好像是『斷魂殘魄』。『靈心慧質的蝴蝶，

會如此哀悼人！

左右不能產生幾個靈魂的兒女，散落在人間，以當不死，

滅贖生之罪失。

但願有幾個能細嚼生活滋味的朋友，短榻青燈，深宵聽雨

。喝點黃酒，讀一兩本沒有灰塵的書，領略幽默空明的情趣。

我欣羨浮生

六記著者，那麼絕頂聰明；雖幻滅在苦惱中，猶醉飲着人生的葡萄美酒。如此細嚼生活滋味的人，古今來能有幾個？在眼前事實上，又不容我走到這一步。還要鼓舞急進的精神，『救護自我。』先救出社會苦難中之一個。但總該嚼出一點生活滋味來。不然，太辜負了生活。

雖然有所謂『出世法』，爲不幸者謀慰安。惟在實際上，究應從事何種工作，又應如何做，才可獲取生活的意義？這問題。仍待討論。

我常想，已經是破碎了的心肝。再硬着頸子，一刀剖開肚皮，將牠剝下，緊貼上別人底胸膛。將自己底手，改做別人底手。一面想，一面寫，寫出許多無聊的文字，送給許多別人看。別人認不出有個『我』，活現在那文字裏。其實，那文字



裏，並沒有我底『我』存在。不要怪別人，自己有時也認不出。然而，我之『我』，究竟是振翼而飛？還是垂淚而死呢？沒有飛去，或者未死。這無心肝，傭書生活的惡夢，壓迫我，頭痛腦脹，困憊不堪。

少年時代，那清健的風姿，豪狂的意態。於今都消失了，如薄霧般的飄渺。

生活在了無意義的生活場中，實在不耐煩而生活。不耐煩，又將怎麼樣？揭開惡夢的陰影，將我自己底心肝，手，搶了回來，安放在我自己底身上，這似乎完成了『我』。但不久，爲着我，又要放出去。不然，反搖動了我全生活的基礎。

惡夢告訴我，我原是活在破裂狀態之中，一半歸了別人，但非我所欲酬報者。一半才是我自己底。我要生活，就不能不犧牲我那一部分的精力，換得生活素，來維持我這一部份的生存。一面完成，一面殘廢。即我與我，內心與外力，永遠在短兵接戰，血肉模糊。

用個什麼方法，消弭這種衝突？不能。生命的道上，更多荊棘和亂世，若再遇着橫風暴雨，不知竟往何處去？

「……人類原爲這樣而生活着嗎？」

忍着痛，流着汗，淚在臉上。」

人類的生活，既如此苦痛！爲何還要生活？不是，生活不是這樣簡單的一個音節。生活，原是人類意志上努力所表現的一個抽象名辭。從抽象名辭上，作實質而具體的分析。約如下表：



這生活的實質裡，自有深厚的意義，密密蘊藏着。這意義，可說是生之虛榮，也許是夢。在未發現之先，能引誘人向前猛進。既發現之後，能驅迫人更向前進。前進的目標，就是生活意義的所在。

人人都有一條芬芳，平坦的出路，

人人能在自己底出路上，尋得到，遇得着生活的意義。

有許多聰明人，撇

下自己底路不走，徒痛憤於現社會的罪惡，叫喊內心的空虛。自然，從何處得到生活的意義？

意義的到來，固有個偶然的時間，不可勉強追求。一旦真個來了，若忽視而過。無怪做了一世人，到死，還不知爲何而做人。痛快中開口笑的紀錄，在生活歷上，不曾有過一次。

因此，我們認定，人各有其生活的意義，如煉在烈火中金丹之光，常在感覺世界裡閃動。只看你知不知道去發現？

發現了，有沒有能力去握住？有沒有靈心去享受？

雖然，生活的意義，究

竟是些什麼？有個標準麼？沒有。

僅可領略意義的功能。

生活的意義，本由人、生、的、信、仰、中、而、來、。把握了人生信仰的中心；生死都向着這中心走，便生死都很有意義。

凡是一件事，認定是良善的，能做，願做。就將事之最後的表現，當做真理看。用全部精力，滿懷熱望，橫屍碎骨去犧牲。即使犧牲而至於痛，哭，或死。終是個清快的痛，歡娛的哭，壯美的死。感到

心靈的豐滿，全生活律的諧和。

這便是生活意義的功能。標準呢，似難解說。人事物理，原來很少有標準，等如善惡美醜一樣。人的生活，是有機演進的，意義即是演進的表現；意義自非一成不變。

我們若承認各有特殊的個性，個性所觀察的事物，自然不同。有時，感受外力的刺激，心理的突變，另開一種信仰中心的局面，使有新的更善的表現，意義便更廣大。故生活的意義，縱然有個標準，祇在各個人的主觀上，如何認定，如何轉變都可。

祇要你願意而又能做的事。坐獨輪車子，遠行千里，等如坐火車一樣的舒適。吃臭豆腐，等如金華火腿一樣的香。就是推獨輪車子，賣臭豆腐，覺得有權利，又自由，又雅緻。

生活意義的功能或標準，大概如此。不必再引什麼各家各學說來證明。

我們要造成生活意義的深遠性，要銳厲運用生活的革命力。真實的美的意義，

便永遠在生活裏。

倘使我已經認定願走而能走的路，我願放開手脚，緩緩地，切切實實地，把握有意義的生活，欣領生活的意義。

今夜略有酒意。睡在草地上，仰面看天，側面看海。天與海，又給我一些人生的神祕，不但是生活的意義。

人的倦呼與夢影中，送我歸去。

歸去罷。十餘盞街燈，猶有微弱之光，在萬

## 力的鬥爭的大時代

無謂的愛與憎，醉與哭，怨憤與痛惜，惆悵與歡欣……都是生命的折磨，威靈的仇敵。我愛我底生命與威靈；惟有忍耐，沈默，沈默，忍耐。……

照說

，我現在不吃粉筆灰，辭去那校長職，失了生活力。不將更悲觀下去麼？不，我扯碎灰色的衣冠，露出鮮紅的肉，鮮紅的血，鮮紅的心。朋友！我還是個活如虎的青年戰士，願在時代前，負弩前驅。

昨晚有個女友，從橫島旅行回來。你們寄在那邊報館裏幾封信，她都帶了給我。我們身隔萬里，憑着這些信，真所謂如見顏面，我是何等的驚喜。

我那女友，年青，有革命性。無如家世清寒，不得已，逐食海外，今已七年。她底感覺很敏銳，苦悶便更多；要向我說。我忙着看信，她不管，竟愁眉苦臉的說了。她說：



『……南洋天氣，儘管像噴射着萬道烈火，燒着地球亂轉。人的面上，發紅發熱。人的心，却沈浸在冰窖裏，冰點下三十八度，冷極了。』 這

異域的社會，真如一座死寂的墳園。望不見一綫人道的靈光，遇不着一點骨肉的慈愛，嘗不到一滴情感的清泉。生命的絲縷，常繫在轟轟的飛也似的車輪上，拖泥帶水，一寸寸的碎斷，一條條的血痕。我們都在垂死中，還有什麼膽力，敢摧毀這黃金寶座的權威？南洋我很怕，國內現在如何？我想歸去。……』

我一面看信，一面回答她說：

『國內更壞，那千千萬萬，活躍躍的人心，都早已埋在黃土隴中。我曾給他們敲過喪鐘，送過葬的。……』

她聽了很驚異，不以爲然。我便繼續的說：

『這原因很多，要先從中國現社會看起。中國現社會的軀幹，正拖着封建制度

的尾巴，套上資本主義的面幕。目前本祇有兩條路，一是資本主義的，一是非資本主義的。現社會的趨勢，剛剛停滯在這岐路般的階段上。左右，都有很大的危機。

中國民衆，受了幾十年內外兩重壓迫，農村經濟基礎，大半毀滅。社會中心思想，早已紊亂。在此一切大動搖，將要轉變而未轉變的時代，他們都從和平夢中，驚坐起，目迷心亂。

大動搖不息，所謂『浮動羣。』如官僚，買辦，政客，土豪，劣紳，地棍，流氓，以及失去生存力的農，工，小商人，智識份子。正浮動於特權階級與勞動羣衆之間。有的不願直接生產，專靠剝削爲生。有的不懂生產，不能生產，不得已而流浪。有的爲特權階級作爪牙，吞食勞動羣衆。有的扇惑勞動羣衆，反抗特權階級。他們原無愛於勞動羣衆，亦非忠於特權階級。只乘機作亂，從中攫取權利，延續自身與其家族的生存。

帝國主義者，便利用此不安定的現象，造成軍閥混戰。戰亂愈延長，他們底資本惡力，加足速度，攻破了中國全社會的組織。生產民衆，離開生產，流爲新的



浮動羣，當兵，做土匪。謬誤的英雄思想，固然給他們以驅迫。經濟生活的壓逼，確爲主要原因。假如他們都有生產，除了好亂性成的少數，誰願飲彈流血，當兵做土匪。無兵無匪，軍不成閥，必無戰的可能。

尙能生產，或稍有知識者，當不願走入兵匪之路。然內心外力，亦突然起了鬥爭。原因，他們一面習於中國舊傳說的遺毒，命定主義的拘執。一面惑於西方新思想的播動，物質虛華的引誘。故均不安定起來，從下一層翻到上一層。由鄉村追到城鎮，由城鎮跑入都市。想脫去農村的土氣，鄙棄下一層的工作。想吸點都市的洋味，追求上一層的虛榮。

藉政治與經濟力量，獲取身分或階級的崇拜。

於是農村愈窮困，都市愈文明。窮困產生罪惡，文明中罪惡更多。我們無論走入都市，或城鎮，或鄉村，只見他們栖栖皇皇，如臨末日。

有時，像鄰居失了火，海上翻了船一樣。大紛亂，呼號，掙扎。暴露極強烈的自私心，猙獰的面目。以牙還牙，以齒還齒，互相傾軋，殘害……只做物的奪取與求物

的滿足。

變成了純物觀的人間獸。

死了。還在活着嗎？那只是一個類似人的軀殼，旦夕蠕動。

所以，我認為中國人，大都『心

勢力，遍及全國。已死却的『人心。』該被這革命的呼喊，從黃土隴中，叫醒而復活起來。不然，他們更爲物而迷醉，永難覺醒。

本來中國人的衣食需要，較外國人繁複，攷究。言衛生，當然不如。在經濟自給自足的時代，已不易解決。

有許多人，一生都爲衣食忙，死神臨頭，還衣不暖而食不飽，做了一世的苦夢。

何況在這新時代，仍以舊式的生產，做新式的消費。并無生產，只知消

費。不做正當生業的企圖，專醉心於低級趣味的享樂。驕奢，淫逸，頹廢，墮落，死亡，到處皆是。這病態生活的浮動羣，無出息的民族！

中國國民性，

原很中和，純樸，寬大，堅忍，……到了今日，盡變爲投機，取巧，浮薄，勢力，冷酷，兇殘……我們決想不到。民族生命，已刻上深陷的傷痕，漸入於滅亡之道。

畢竟浮動羣，不怕滅亡，益發浮動。但到了無可如何時，不投降武力，爲軍閥作戰器。即屈服於經濟，爲資本主義者作機械。政治的暴力，資本的權威，因而更龐大，更奮發。新的浮動羣又來，亦更窮困，更罪惡。造成社會階級的動機。或即在此。

中國有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，雖是事實。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，却尚未形成。(商業資本，高利貸資本，金融資本，依附國際資本勢力，確正在發展中。)尖銳化的階級鬥爭，自無從發生。不過統治階級，將基礎建築在商人資本勢力之上，將政權附在國際資本勢力之下。互相勾結，成爲掠奪的集團。向生產民衆，作肉薄式的進攻，決非好現象。不是助長私人資本力，成爲自由的資本主義

。便是製造無產者，走入共產主義之路。這一個時期，多麼危險！一不慎，階級的形成與階級鬥爭，恐難倖免。

但我們從反面看，中國自由的資本主義，決不會成功。實行共產主義，尤絕非

其時。

簡單的理由：

一、全世界市場，盡爲帝國主義者所割據。中國若想成功自由的資本主義，向世界爭奪市場，必爲各國所不許，大遭慘敗。何況根本上沒有成功的可能。

二、中國農業，手工業破產以後。代之而起的，沒有大工業的資本。是半科學的小生產制。人口這麼廣大，生產這麼低落。一旦實行共產，絕對不夠分配。固然，生產愈低落的國家，愈造成共產的恐怖與可能。但在現時中國，亦爲國際間所不許。

以上兩條路，都不能走，走又走不通。那第三條路，便是民生主義了。

中國國民革命的目的，確是民生問題的解決。民衆所最需要的，即爲改善生產技術與消費分配的方法，完成民生史觀的社會與人生。如果認錯了目的。

或認定了目的，不願促其實現。革命的高潮，早晚必低落。即或建立了一個新政府，只是上層的政治的轉移，不是下層的經濟的變革。結果，造成新的特權階級而已。紊亂更無已時。中國革命，到了怎樣一個階段，我們雖遠在海外，

不甚洞澈。中國客觀環境，既如此需要革命；革命首要的民生，在最近的將來，總有個相當的解決。我旦夕熱望着，寧負失言之罪。……」

她聽完了我這段話，很歡欣，似又哀憤。我留她吃晚飯。她又問我『如你所說，中國現實環境，既如此艱難。我們要爭生存，將如何爭法？』我說：

『這先要確定個人的生活觀。

中國人的生活觀，陷在傳統唯心論的病態裏，幾至病死。到了現在，方知此路不通。共產黨人，即乘機販來極端唯物的思想，要根本變革中國社會的構造。不過他們現在的行動，只會殺人放火，製造小黨徒，擴張暴力的組織；還說不上實行主義。即言主義；我們可先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，是否可行？馬克思在經濟批評序言裏說：

「……以生產的關係為基礎。其基礎變動，一切精神建築物，也隨之變動。……」又說：

「……不是人底意識，決定經濟的生活，實在是經濟的生活，決定人底意識。……」

這唯物的一元論，將人生與社會，造成枯燥和殘暴的現象，如機械一般無生氣

。我們當然反對。因為社會的形成與人類生存的要素，均是多方面的，決非僅爲經濟。不過，經濟確是其中最有力的一種，足以搗毀唯心論的壁壘。

物與心，在人類生活上，有同樣的需要，有互相調協的必要。物的慾望滿足了，便求心的活動。如我們吃飽了飯，當然要想到愛情，藝術，宗教，政治……反之，物的需要太缺乏，便損害心的發展。如我們三天不吃飯，或五天沒有飯吃，一切一切，都在眼中發火，一切都要毀滅了。不去搶飯吃，討飯吃，或者是偷。已經是了不得的理智者；還想到什麼愛情，藝術，宗教，政治……其次，如吃飽了飯，想不到愛情等事，雖如機器一般，却有其人，還不致悶死。若不吃飯，或沒有飯吃，還專談愛情等事，世無此理，亦無其人。有亦必至於死。不死，除非是個神仙。機器做不得，神仙又那兒有？不管理論如何，這確爲現實生活的體驗，任何人都不能否認。因此，我反對唯物觀，我更反對唯心論。

心與物，在某人，某時，某地，自有先後輕重之分。如：

『有時，心可決定物的存在。有時，物可支配心的活動。主觀生

活的體識，應該心先於物，客觀環境的需要，却爲物中見心。』

心先於物的理由：我們認定，天地爲人而生物，決非爲物而生人。人能造物用物，物即爲人所有。

物若用人，支配人，壓迫人。人若用物以用人，支配人，壓迫人。均是變態的社會現象。

故個人在主觀上，必須心先於物。

物中見心的理由：一般人在社會上所表現的生活現象，是物重於心。先予以物的滿足，始有心的向上。必在豐盛的物質裏，始能湧出無限熱意與深情。『衣食足而後禮義興。』故客觀環境，終爲物中見心。

心與物，在主觀與客觀者，有先後輕重之分，那是兩種人。一爲革命者，一爲需要革命者。革命者，由於心的呼喊，從事物的創造，由心到物。但似非唯心論。需要革命者，由於物的窮乏，感到心的空虛，由物到心。亦似非唯物觀。

革命與需要革命者，同爲一個立場，推進革命的原動力，求世界的進化。世界

進化的道上，應以『人』爲本位，生『爲人類共同的目的。人皆爲生存而活動，心與物，爲人類爭生存而活動時所必需的源泉。』  
心物調協，合爲一體。中和思想的人生觀，始能確定。……』

我底話，暫止於此。她點頭，夜深始歸去。

~~~~~

今晚，我那女友又來了。輕衫，薄袖，笑靨，明眸，仍有少女時代的風情。

她請秀君加入談話，她們原是很好的朋友。她說：

『你昨晚的談話，那前一種客觀環境的觀察，後一種人生態度的肯定。都很對。只是我們要走的路，社會不許我們走；甚至無路可走，那又將如何？現代青年，實在太痛苦了。……』我答道：

『是的，生在中國現代的青年，除了少數幸運者，或環境好而自甘墮落者。多數總是苦的，比任何國青年都苦。』
家庭養而不教，學校教而不教，社會國

家，是不教而誅。於是我們缺乏生活的技術，更無生存的餘地。道德，法律……處處使用虛偽的權力，摧殘我們自由發展的牛機。這時代的困厄，環境的逼壓，我們青年人，只有低頭，含淚。

何況在中國社會，解決生業或生活問題，不問有無學識或其他條件，須先與權勢者，有地緣與血緣的關係。其次，也得是同學，或同事，同派別，同意趣，方可援引與扶助。若做所謂小官，更要有狗腿，有奴性，有媚骨。那官位，始可由小而大，又牢固。否則，你縱有滿腹才能，亦叫你活活餓死。

以人才爲本位，決定人的進退，在現時中國，絕對談不到。多以私人情感與他別利害爲轉移，維繫中國政局及社會一切事業的關係。

好青年們，不知道，或不願意做此勾當。或做而不得其法。無怪如在黑越越的深夜，抱頭亂竄，到處碰壁子；雖頭破血流，仍摸不着可走的路。一部分青年，激於血氣，惑於權勢，固已挺而走險，投身罪惡叢中。

其餘，似成爲另一種浮動羣，十字街頭，徬徨，抑鬱，哀傷，以至於飲酖而醉，引刀自裁。

人，總是求生與愛護自己生命的一個靈的動物。若到了不願做人，不願生而死的一種絕境。內心，必有萬不得已的慘痛。那慘痛之深，只有自己能真切的感覺，決非第二個人所能想像。冷薄的人間，既不加援救，反笑爲弱者，人間真太薄了。

這病青年們，以一死解脫一切，固然是怯弱的行爲。但驅迫青年走入死路的動因，我們不可不深深知道。有許多人都忽視這一層。你若自殺，他總說不應該。你爲何而自殺，他却不管，想也沒有想到。你若真自殺了，在他們底心目中，至多是可憐而已。故青年之死，在社會上的影響，可說絕對沒有。縱有，只是報縫裏一條小新聞，無聊的讀者，才模糊的看一眼。

卑怯的，平凡的死，無意義，無價值。我們應與苦痛作戰，避免死之誘惑，解脫生之束縛，但須自己想辦法，不能仰賴別人。尤其要認定，生命原衝動在苦痛中，苦痛與生命俱來。苦痛刺激中的情緒，在諸感覺裏，最爲逸樂。使永無苦痛的刺激，生理上所

謂『痛點』，『必麻痺而變態，即根性阻滯，神經遲鈍。正應在苦痛時，容忍人間的
笑罵與冷酷，熬受困厄與艱難。教養自己，鍛鍊自己。確定人生的信仰，力求內
心的安定。生命乃感到偉大，是創造的生活。充滿活的力，靜的美，以至於永生
的極樂。』

但不要忘记我們是個凡人，須帶三分傻氣，『到民間去』，這口號
，在幾年前，有一部分智識者，曾高唱一時。至今，他們一個也未去，還要住洋
房子，喝啤酒，抱女人跳舞。這與說教者，是一樣的罪惡。所以，中國現時最需
要的人材，不是名流，不是哲學家，不是文學博士，是要科學者的思想，革命者
的胸懷、忠誠健樸，社會中堅份子。不管別人如何浮動，自己且安下心來。深入
勞動社會，幽默，深厚，為社會做點傻工作，最好能直接積極的造產。低頭，灣
腰，揮汗，流淚……這才是真正革命者的革命工作。然後，方能開始踏上世界革
命的階段。

全世界在開始大動搖，即完全到了力的鬥爭的大時代，國際上，民族間，（其

實，現在社會間，亦正如此。）一切一切，都先決於力的勝負。倘有其他，都是力的賸餘。力各不同，鬥爭的方式，亦各有異。一切均在鬥爭中，自為眼前的事實。

不然，若諱言鬥爭，人家用大炮打了來，我們還對準着那砲口喊大同人家用大刀殺了來，我們還抵着那刀口喊人道。蠢極，也太笑話。

今晚，許是世界革命的前夜。鐘紅酒熱，我們痛飲而醉罷。奮發戰的精神，為人與人戰，為弱小者，殘廢者，孤獨者，與人類的敵戰。天地一戰場，我們是戰士。

本來，世界進化的動力，人類生存的要素，是愛，不是戰。是互愛互助，不是互戰互爭。歷史演進的重心，亦是民生，不是物質。

互戰互爭，只陷世界於罪惡，滅亡。互愛互助，方使人類有自由，幸福。

不過世界須經過一次大鬥爭，大流血的革命，勝利屬於我們，方可使人類一切生之阻害與罪惡，澈底消滅。

以人類互愛的原則，貫徹互助的精神，推動大社會的進展，（亦即民

生主義最終目的之大同共產社會，完成人類最高的愛。

『個人有可憎的。

社會是可悲的。

人類，畢竟可愛。』

如果，有人說，這不是傻子行爲便是夢。那末，我便說句自私的話。

『我們本是浮世的不幸者。最難忍受的，爲生活與生業分離的苦痛，與生命上莫名的寂寞。我們爲揉合自己的生活與生業，成爲一片。爲突破自己生命上的寂寞。應該有這麼一種傻子行爲，這麼一個夢。……』

『發揮人類愛，以愛力創造人間』……』

我的話說完了。她們底內心，都在燃燒着，滿面放紅光。

我寄給你們十多封信，大意，我都對秀君說過。這封信，她還參加一些意見。

她也曾飽食人間辛苦，惟天性厚，能容忍，又善自解脫。她對於我底思想的蛻變，人生態度的肯定，都深深了解。我們原經過長時間的體驗，始成爲今日危難中的伴侶。在將來意志生活方面，必能融合一致。這一點，我可告慰於故人。

烽烟萬里，滿眼故人，死生何處？我所寄給你們的信，如果都能收到。又知道我那不知姓名的朋友。他在何處，望你們轉到何處。并獻之他底女兒，那孤鳳高舉，不沾塵土的世外人。我，還不知何時方能歸去？

夕陽影裡，我悵望着故國天野；那懷戀的飄搖於異域的心情，無可訴說，幻做北去飛鴻的清影。

182
172264 84

(2)

漆，特此誌感。

我即將原稿索回。

此次又承瑞華兄的幫助，始由中國學會出版。故舊情

『紅豆』在上海某書局出版後，接着便印行『南風』。旋因瑞華兄脫離某書局，

南風

一九三一年六月出版

著者 周 野 蓀	出版者 上海四愛斯路 樂里口三七四號 中國學會	版權所有	實價四角
-----------------	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

